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27
31 August 1977

CHINESE

第二〇二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

理事国：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本哈亚勒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伦纳德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387)

主席：按照今天上午的决定，我邀请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塞浦路斯代表赫里斯托菲季斯、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和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当前的问题。

第一位发言人是印度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我们确信，以你的外交才能和广泛经验，定能成功地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们愿向你和下一任主席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会同你们合作。

我们讨论塞浦路斯问题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确定了一致通过的基本原则，并已得到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的认可。无疑地，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施这项决议，事实上目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选择。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否则联合国的信誉就会受损，安全理事会的威信也会大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既客观又公平，是所有有关方面所接受的。那么为什么尽管经过秘书长的斡旋，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呢？是因为秘书长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外交上的支援，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帮助吗？还是因为各国当局正在致力于其他的紧要问题而无可避免地忽略了塞浦路斯问题？

我们似乎都觉得塞浦路斯问题的性质，就量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在数字、规模等各方面——我们会以为到现在应该已经解决了。显然我们大家都一心希望借着两族会谈使所有待解决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

我国代表团没有意思要在这里分析原因或是指责谁应负责。但是有一点是得明白的，那就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双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都不能解说过去的记忆和过去的怨愤。我们希望他们现在能够捐弃前嫌，展望他们共同的将来——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共同相处的将来。当然，这种将来须有必要的条件，就是应当通过谈判来解决宪法和领土上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使谈判有成功的可能，双方都不得采取单方行动——不论这种行动多么有理，因为这会搞糟现有的情况，不但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还会制造问题。

安全理事会显然认识到片面行动有阻碍谈判程序的危险，所以自一九七四年以来安理会在不下七项决议中所通过的执行部分敦促有关各方尽力抑制，不要采取任何单方或其他行动，使为达成公正和平解决而进行的谈判的前景可能受到不良的影响，并继续和加紧坚定的合作努力，以达成安理会的各项目标。

我们今天听到有些发言是关于瓦罗沙地区的某些单方行动和改变的控诉，根据控诉，这些行动和改变对两族谈判是致命的打击。我认为安全理事会一直有一项了解，就是一方不得从事影响另一方的改变，除非这种改变是协议的领土解决办法是一部分。这是我刚才引用的安全理事会第401(197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一般的正常意义，而这一段是有关各方所接受的。因此，背离这项了解的任何行动，除非得到所有有关各方的认可，都必须视为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目的的片面行动。

罗马尼亚

这里牵涉到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单方行动是不允许的。如果随便允许单方行动，那么安全理事会的威信，以致秘书长的斡旋工作的效果，都会受到损害。如果安全理事会希望它一致通过的决议得到实施，那么它必须得到有关各方积极而乐意的合作；为了这一目的，它必须在两族会谈结束以前制止各方采取单方行动。因此，我认为单方行动同与安全理事会合作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对于瓦罗沙是在土族塞人区这一事实，并没有什么争论。但是事实是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封住的区域内的改变的问题，因此在经谈判解决以前显然应当避免片面行动。

至于安全理事会采取的行动，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重申它先前通过的决议，并吁请有关各方不要采取对两族谈判的成功会产生不利影响的单方行动，因为两族谈判的成功对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首先，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象主席先生一样，因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去世向塞浦路斯代表团表示哀悼。

主席先生，我特别高兴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八月份的主席，我很高兴以罗马尼亚代表团的名义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国同你们法国有着长久的友谊关系，我们两国也正在扩大互利的合作关系。我也愿对我们两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中极好的关系表示满意。我祝你担任这项崇高的任务完全成功，并愿向你保证罗马尼亚代表团的全力支持。

我也要衷诚地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陈楚大使卓越地主持了我们七月份的工作。安理会在他做主席的期间通过了若干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特别是通过了推荐接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定。

罗马尼亚代表团今天上午注意聆听了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的

罗马尼亚

发言、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发言以及切里克先生的发言。这些特别有关法马古斯塔的新区的发言突出了这里的局势，这种局势可能不利于在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公正和永久解决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时也在那一地区以致全世界引起了深切的焦虑。

众所周知，自从塞浦路斯冲突发生以后，罗马尼亚一直强调必须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立即撤退在该国领土上的所有外国军队，并停止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取得符合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并有利于该地区和平的解决办法。

安理会今天面临的情况再度反映出对于解决冲突的各项基本问题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种冲突构成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温床。虽然罗马尼亚特别重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因为它们为解决塞浦路斯危机拟订了原则、确定了基本条件，但是这些决议根本没有实施。

作为一个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十分希望所有巴尔干国家彼此能够建立并且发展密切合作和友好睦邻的关系，以便将这个区域转变为一个和平与有效合作的区域。

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最近在提到世界这一部分时说：

“罗马尼亚特别注意巴尔干地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新关系，不但不会有害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而且还直接有利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合作与安全。

“至于该地区的局势，罗马尼亚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为塞浦路斯局势求取一个政治解决办法。我国同塞浦路斯有着良好的友谊与合作关系，是以尊重该国独立与完整、尊重该国的中立和它对两族间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的保证为基础的。”

由于该区局势牵涉到一个位于邻近地区的国家，一个同我们有友谊与合作关系的国家，我们对该区局势关切的程度也就更深了。

因此，我国很自然地一向强调必须通过两族间的谈判来为塞浦路斯局势寻求政治

罗马尼亚

解决办法。我们相信塞浦路斯问题是可以这样解决的，而这一解决办法是世界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所作的努力中，已举行的若干高级层会议以及会议所发布的公报都是积极的发展。我们要热烈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和他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由于他们的努力才能举行这些会议和一系列新的两族间会谈。

现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作出这种努力，以便能在建设性的政治对话的范围内求得解决冲突的办法。安理会应当鼓励在秘书长主持下重新开始两族间的谈判，以期为塞浦路斯共和国建立一个符合所有塞浦路斯人愿望和基本利益的国家结构。为了重新开始谈判，有关各方当然必须遵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行事。这些决议特别要求它们尽力抑制，不要采取单方或其他行动，使为达成公正和平解决而进行的谈判获得成功的前景可能受到不良的影响。

因此我们相信，安理会也应当考虑采取措施，确保同所有有关方面协作实施这些决议。

要想解决塞浦路斯的情况，就需要在岛上维持平静的气氛。任何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的进一步行动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并且为两族会谈制造新的障碍，因而使地中海区和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加恶化。

罗马尼亚代表团随时准备支持安理会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任何步骤，并支持任何旨在促进两族谈判的任何倡议，以期减少和消除紧张局势，并且根据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原则来解决两族共同的问题。

主席：谢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的国家和我个人说的友好的话。

哈尔拉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首先要祝贺你，成功地执行了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我要提到我们两国间关系的富有成效的发展。是的，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奥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朗布依埃举行会谈后签署的《法苏宣言》所说：

“双方对法国与苏联都因合作关系的发展、及从而对欧洲和世界局势的改善作出贡献而得益感到高兴。”（S/12362, 附件一，第7页）

我相信。在你的指引下，安全理事会将有效地解决当前须审议的问题。我国代表团随时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

我们也要感谢中国代表担任七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所作的工作。

苏联代表团要借此机会对于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主教的逝世致哀悼之意。对于塞浦路斯国的创建，维持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执行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注意聆听了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的发言，和其他代表的发言之后，苏联代表团得到了一个无法避免的结论，那就是，没有理由地拖延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一定增加东地中海地区的紧张，对独立统一的塞浦路斯存在构成了一种威胁。这就是今天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哪种行动的表面借口。

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世界上争执的焦点之一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我必须再次指出塞浦路斯危机的原因至今尚未消除，塞浦路斯问题的主要部分依然没有解决。

希土两族之间为解决塞浦路斯内部问题的谈判遭遇到严重的困难，没有使塞浦路斯问题中许多方面的解决获得进展。因为有人企图对塞浦路斯人强加一种解决办法，塞浦路斯的局势因而更形恶化，这种强加的解决办法是为了促进某些集团的利益，而这些集团正计划破坏这个国家完整，甚至于整个共和国本身的完整，将这个岛变成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军事战略的桥头堡。这种企图就是造成塞浦路斯局势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为了解决塞浦路斯危机而作的决议和决定到现在依然没有被遵守执行。这种情况显然是极不平常并且极为危险的。谁都知道，自从发生塞浦路斯的冲突以来，塞浦路斯问题就一直是联合国所关注的问题。今天已有人提及，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中审议了塞浦路斯问题，一致通过了第3212(XXIX)号决议，其后安全理事会在第365(1974)号决议中又一致肯定并加以通过。在大会的第三十届和第三十一届会议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第3395(XXX)号和第31/12号决议也先后经压倒多数的赞成而通过。

联合国就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包括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的各项重要规定。这些决定重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必要性，尊重其政治上的不结盟政策，要求立刻撤出驻在塞浦路斯领土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停止干预其内政，以及让难民返回家乡。

可是，这些一清二楚的联合国的具体要求，代表了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志，却没有得到满足。苏联认为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应当全部执行。我们曾经数度表示，我们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公平地解决塞浦路斯危机。苏联认为塞浦路斯的情况是复杂的、紧张的危险焦点，赞成排除一切对塞浦路斯内政的外国干预，从岛上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以便塞浦路斯问题能够在照顾到两族利益和权利的条件下以及没有强将外界的解决办法加诸塞浦路斯人的企图的情况下解决。我们赞成在两族间建立一种互谅互信的精神，并且认为在寻求一个解决办法时必须以坚决尊重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

最近发生的事情充分地肯定了苏联代表团的意见，就是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必须尽速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八月十九日苏联—南斯拉夫公报再度强调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的重要和迫切。这份在铁托总统访问苏联时发布的公报说：

“双方都指出塞浦路斯问题需要立刻解决。两国都坚决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它的不结盟政策。两国都赞成所有外国军队自领土上撤出，让希腊及土耳其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消除外国的干预。”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尽力使联合国的决定受到遵从。两方都不要采取可能对和平解决导致不良影响的片面行动。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和他提到我们两国间的合作关系。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让我首先非常高兴地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两国的关系有很深的渊源，我最诚恳地向你致敬，因为你是我们许多人都依然信仰的文化的杰出代表。我国代表团也具有最大的信心，今天能在你的主持下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辩论。

在审议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向你的前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陈楚大使致敬，他在七月间引导我们的工作时所体现的才干和智慧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安全理事会再度须审议的题目是“塞浦路斯局势”，显然会使我们记起这一个国家的创建人，他为塞浦路斯不懈地奋斗，为它的统一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所指的当然是马卡里奥斯主教，他的逝去使我们深感哀悼。我愿借此机会向塞浦路斯代表团再度表示哀悼之意，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向该国政府表示吊慰。

我觉得，在塞浦路斯政府的要求下安全理事会今天早上很快就开会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因此有机会聆听有关各方的不同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阁下的发言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根据塞浦路斯代表所说的，非法的移民点是单方行动造成的。我认为，这种移民点，不管规模大小，都不会有助于恢复可能导致和谈解决问题的两族会谈的。我甚至可以说，无论如何这种举动可能引起的危险后果是不容低估的，因为这种移民点一定会变成长期性，然后成为既成事实。在那个地区，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移民点一经建立就会逐渐发展，终于潜伏爆炸性的局面。

我们因此应当向那些以不加考虑的片面行动负责建立移民点的人呼吁，促使他们毫不延迟地停止这一类的行动。这种行动，无论他们认为是如何的不重要，但是在我们看来，是充满着危机的。我们可以在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通过的第410(197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中看到，我们今天所感到的焦虑并不是新的，我请大家回顾该决议：

“ 安全理事会，

“

“ 促请有关各方尽力抑制，不要采取任何单方或其他活动，使为达成公正和平解决而进行的谈判的前景可能受到不良的影响，并继续和加紧坚定的合作努力，以达成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标。”

我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安理会应协同一致地以最坚决的态度向直接有关各方呼吁，要求它们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的第365(1974)号决议的条文和精神，在其中安全理事会赞同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并且应执行大会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通过的第31/12号决议。

希望这样的行动会替这拖延已久的危机的解决作好铺路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说的友好的话。

希腊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希腊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中，我曾发言指出塞浦路斯的某些具体情况和土耳其一方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具体事实。土耳其常驻代表在答辩时对我国作出了不着边际的指控，对这些指控我愿真诚地加以回答。

不能否认，执政委员会政权犯了企图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罪行，但是这项罪行不但是没有得逞，而且是为时短暂的。它只持续了短短的几天，没有一个土族塞人受害。但这件事却被土耳其用来当作伺机侵略塞浦路斯的借口。然而，这一点不成其为理由来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及人民犯下更大的滔天罪行，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通过的整个一系列决议，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这是全世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安理会今天上午听到了伊尔泰尔·蒂尔克门大使阁下和切里克先生所发表的土耳其一方的观点；很遗憾，切里克先生在这里扮演的是安卡拉的喉舌的角色。切里克先生是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到这里来的，因此他是以个人身分出席安理会的，这一点不需要我再提醒各位。我想对今天上午发言中提出的几个论点作一答复。

发言中说，法马古斯塔是在所谓塞浦路斯联合邦的管理之下。我想，查拉扬吉尔先生和土耳其大使二位都是这么说的。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提到的这个所谓联合邦究竟是什么玩意呢？事实上，这是塞浦路斯的一部分领土，由于大量土耳其移民的侵入而使当地占多数的土著人民被逐离他们的家园和产业。这个违犯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的多重罪行，应该说是国际性罪行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土族塞人联合邦。

有人企图把塞浦路斯问题说成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的争端。果真如此，我相信塞浦路斯问题就不会提到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中来；这当然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塞浦路斯

题。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说过，塞浦路斯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我确信，如果塞浦路斯问题只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间的内部争端，秘书长就不会把它当作严重问题了。

今天上午的发言还说，马拉什——即法马古斯塔——并没有如希族塞人代表所控，发生了这次据以请求安理会召开会议的正在进行着的移民的事情。

又一个说法是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我相信秘书处已经掌握了关于移民情况的资料，安理会各位代表和主席先生不妨问一问秘书处，它一定会证实法马古斯塔新市区的某一部分确曾有移民事情发生。当然，这只是个开端，因为，就象我今天上午所说的，安卡拉的法宝之一就是所谓“蚕食”的策略。安卡拉祭起这个法宝，目的不在于一步一步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是想用这个一步一步的策略，瓦解塞浦路斯共和国。

在上午的会议中还听到说，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随时愿意开始进行谈判，以期找出实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同时指控塞浦路斯政府和希族塞人方面没有诚意，不想谈判、制造谈判的障碍等等。今天上午我向安理会说明了土耳其在谈判中表现的态度，我相信在座许多国家必然知道在最近的维也纳会谈中我们的立场如何，土族塞人的立场又如何。

但是，与此同时，居然有人说我们不想进行谈判，是我们这一方制造了谈判的障碍，而“土族塞人方面随时愿意开始进行谈判，以期找出实际的解决办法”（第二〇二六次会议，英文本第38页）。

我想，最好的说明是引述两份文件，第一份是希族塞人参加会谈代表帕帕多普洛斯先生给联合国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阁下的信。信中说：

“阁下，

“我方注意到登克塔什先生及其他土耳其领导人屡次不断地提出关于共和国总统职务继任问题的毫无道理的争执，还想把这种争执同依照联合国决议进

塞浦路斯

行的塞浦路斯两族谈判进程毫不相干地牵扯在一起。

“我曾有机会同共和国代理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讨论过这件事，我们认为应该重申我们对于会谈所持的立场以避免误解或产生错误印象。

“希族塞人一方坚持参与依照前文提到的决议而进行的谈判进程。

“我们坚持，谈判应该是有意义有实质内容的”——

我相信安理会不会有人不同意这一点——

“我们还认为谈判经过应该正式地公开发表，这样一来，只要是有诚意的人一般都会承认，使谈判不能有意义而有实质内容地进行的唯一原因，在于土耳其方面对谈判的态度以及它拒绝在问题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在领土方面提出具体提案。

“我方认为土耳其一方最近所使用的，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那种策略，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企图阻碍重新开始有意义而有实质内容的谈判，而利用调停期间制造进一步的既成事实，诸如使土耳其人在法马古斯塔城的希族区域定居等。

“我愿公开地明白表示，有方已准备依照上一次维也纳公报中所期望的，继续进行谈判，同时请联合国秘书长以及阁下尽力促使土耳其一方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行预定的目前一系列尼科西亚会谈的第三次会议。希望这次谈判能够真正有意义而有实质内容。”

我还要附带提一句，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很久以来就在设法要求土族塞人代表前来谈判，可是该方代表总是用这个或那个借口加以拒绝，有时甚至不给特别代表任何答复。

不过，土耳其一方对于会谈的态度在最近几次声明中也已说得一清二楚了。或许早先已作过多次声明，而我手边却只有登克塔什先生最近的几次声明。首先，我要引述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的一则声明：

塞浦路斯

“由于希族塞人的消极态度，我不认为两族会谈不久就能重新开始。”

七月二十一日的另一次声明说：

“如果全世界不承认岛上分别存在两个独立政府的事实，那么塞浦路斯两族会谈恢复了也无用处。”

八月十日的声明说：

“如果要承认希族塞人一方所选出的人为塞浦路斯总统，那么土族塞人就不愿重新举行两族谈判。”

八月十三日，登克塔什先生说：

“目前情况尚未明朗化以前，不可能同希族塞人交谈，也不可能恢复谈判。”

八月十五日又说：

“土族塞人不同那个把自己的领导人称为塞浦路斯总统的一族谈判，这是我们最后的也是历史性的决定。”

后来，土族塞人的一个代表——我想是新闻代表——说，

“土族塞人一方不愿同希族塞人就任何问题进行会谈、协商、讨论或达成协议。”

八月十七日，登克塔什先生说，“目前谈不上什么恢复两族会谈的问题。” 八月二十四日，他说：

“如果希族塞人下个月选出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全塞浦路斯的总统而又得到世界上的承认，那么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就要封锁边界。……而且还要退出两族会谈。”

另外，他说：

“我们已经声明过，如果九月十日选举之后希族塞人选出的领导人被宣布为总统，我们就要退出两族会谈。在执行封锁边界的决定之前，我们可以等待联合国来通过决议。”

塞浦路斯

于是，照登克塔什先生的话说，会谈是停顿了。当然，是否封锁边界还要看安理会的决议。

在提到塞浦路斯会谈代表时他说：

“帕帕多普洛斯先生发表关于会谈的谈话。谁给他这个权利？任命他作谈判代表的人已经死了。”

所以，很明显地，土耳其代表及其传声筒今天上午的发言只是说给安理会听的。

我想，在我谈到人权问题之前应该引述今天《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是写法马古斯塔的移民情况的。文章中说：

“塞浦路斯除了纯粹政治上的混乱之外，还存在着道德问题。奥托曼帝国衰亡还没有多久。一九七四年夏天，希族塞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侵入了大陆移民居住的塞浦路斯北部地区，不过对土族塞人少数民族并没有造成直接的威胁。而现在，在繁荣的瓦罗沙地区——每个和平计划都会把它归还于希腊人，而安卡拉却把它作为移民点，拒绝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安卡拉目前正在向瓦罗沙移民。向瓦罗沙移民事实上是有意地不理睬华盛顿，因为，有那一个国家能当着西方的面公然侵犯另一国而不受干预的呢？强权就等于公理吗？如果强权不等于公理，那么卡特先生又该如何对付这件事呢？”

还有一点很令人不安的就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听到蒂尔克门先生在发言中说他们将不再向法马古斯塔新市区进行移民。相反地，照他所说的，向法马古斯塔新市区逐步移民的道路仍是开放着的。

今天上午，蒂尔克门先生还提到人权问题。英国有句谚语——不知土耳其是否也有同样的说法——住在玻璃屋子里的人绝不可扔石头。关于塞浦路斯境内违犯人权的事，我想最好就是简单地引用《星期日时报》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刊出的一篇文章。我只引用《星期日时报》上的主要文章。当然《星期日时报》既不是我们的代言人——希族塞人或希腊的代言人——也不是一份不受世界重视的报纸。文章如下：

塞浦路斯

“土耳其和塞浦路斯

“今日本刊第十页刊登了一份关于传说的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所施暴行的报告中的某些细节。报告是欧洲理事会的人权委员会编制的。这是对土耳其以及土耳其自大陆派经塞浦路斯土族区域的军民的一项骇人控诉。下个月，欧洲理事会的各国政府必须决定是否通过这份报告。证据具在，很难看出它们如何能不通过，而一旦通过，土耳其就要受到欧洲乃至世界舆论的谴责。

“首先，要弄清楚一点，这些坏事是来自大陆的土耳其人干的。土族塞人对岛上占多数的希族塞人还怀有相当大的积怨，但他们知道他们终究可以也必须象多少世纪以来那样同他们的希族邻居和平相处。北边来的侵略者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安卡拉政府以及土耳其的舆论必须要看到，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行为给土耳其人民的好名声染上了污点。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先生上星期还说过，‘土耳其人是具有杰出文化的民族’。

“当然，总理先生可以对欧洲委员会报告所作的结论提出反面证据来支持他所说的话。但是还有一些别的步骤是直接关系到塞浦路斯北部人民的。他应发布保护人权的命令，并对这些命令的遵行加以监督。他应允许自由出入（目前土族塞人亦遭拒绝）塞浦路斯北部所有区域。这些都是表现诚意的措施。决心保卫人权的美国新任总统应该鼓励土耳其这样做；他的道德热情和博爱心将成为重要因素，借以再度宣告有必要使美国的北约组织盟国遵守那些不能降低的行为标准。”

当然，我们都知道，德米雷尔先生并没有改变他的命令，他不准希族塞人也不准土族塞人通行，不准他们回返家园。此外，我们现在得知土耳其还在进一步地侵犯人权，肆无忌惮地没收法马古斯塔希族塞人的房屋、土地、商店和旅馆。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土耳其、切里克先生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不愿以存心争辩的态度来回答帕普利亚斯先生或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因为我想切里克先生会对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刚才的发言提出必要的答复，但我要纠正一种严重的错误概念。这种错误概念认为土耳其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不感兴趣，或认为土耳其力图阻挠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刚才就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假设。这是不合逻辑的。土耳其为什么会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不感兴趣呢？目前的局势对土耳其并无任何经济或政治的好处。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并无任何战略利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唯一的利益是与土族本身的利益、土族的安全和土族的幸福相一致的。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同希族进行谈判的是土族而非土耳其。象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那样，认为希族塞人不是在同土族塞人谈判而是通过安卡拉的喉舌同土耳其谈判，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这是一种很坏的、很错误的态度，如果我们希望两族会谈获得成功就应该纠正这种态度。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引述了一些话说土族不希望恢复两族会谈。这些话双方都常常说的，但我们应该仔细地考虑到，除了会谈并无其他可选择的办法，而且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鼓励两族在秘书长的斡旋下恢复两族会谈。

主席：我获知切里克先生要进一步发言，他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定议事规则第39条被邀请参加会议。我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切里克先生：我本来很不愿意要求作第二次发言。正如我今天上午所说的，我无意对希族塞人行政机构提出的论点一一答复，但是，由于他提到了一些问题对土族塞人一方，以及对会谈前途和塞浦路斯本身的前途有极大的关系，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应当就他提到的有关政府的事，特别是有关恢复会谈和应当由两族以双方平等的地位进行会谈这一点，作一个澄清的声明。我要正式声明留下记录的是，对我们而言，无论在事实上或宪法观点上都不存在一个能代表全体塞浦路斯的政府。有的只是两个不同的行政机构。两个不同的自治的行政机构这一事实是一

切里克先生

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日内瓦宣言》已经肯定了的，这个《宣言》是希腊和土耳其和大不列颠签字作保证国的，从那时起情况就是这样。

岛上两个不同的行政机构从一九六三年就存在了，这一年，政府和议会中的土族塞人成员在武力下被驱逐出来，无法同他们的希族同事共同执行他们的职责。因此，谈到我国总统登克塔什先生的发言和引述他的讲话时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

当然，登克塔什先生的讲话——尽管在此有点超出范围——表达了土族塞人对双方具有平等地位这一问题所抱的强烈情绪。我们非常注意这种平等地位，同时我们认为承认两族的平等地位是绝不可少的条件——否则就根本没有公平解决的可能或机会。

由于希腊方面认为塞浦路斯是一个希腊人的岛，它认为以篡权得来的塞浦路斯政府应该是永久性的；它拒绝了我方要求共同管理和一起经管共同事务的诚恳建议，它阻碍了可以解决问题的正常化这个途径。

今天以塞浦路斯政府姿态，冒充我们代表的人物应该站在被告席回答有关下列各点的问题，如数百土族塞人丧失生命，数千家园遭到毁灭，和塞岛分裂为两个族的问题，而这一点居然还是他们抱怨得最厉害的。在他们控诉我们以前，应该先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小心处理事务，尽量顾到实际，这是解决该岛问题所必要的。

我希望目前在塞浦路斯南部进行重新改组的过程中，那些即将负责公务的新人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能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

主席：这次会议中没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了。

我已经同将在九月主持安理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协商过，我建议我们定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中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散会